

糖果恋

动 | 心 | 秀 | 逗 | 糖

以貌取人 “娶女”

李惟七
LI WU QI
著

穿裙裙的不一定是女人，
同理，西装革履的也不一定是男人。
当他们看上了对方，
究竟谁娶谁嫁啊？



为你晒出绝对活色生香的女娶男嫁show

苍天！校草成了女人，豪门千金成了男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可能？！
咳……咳……先不要笑，这确实是一部很严肃的喜剧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以貌取人

李惟七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貌娶人/李惟七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 - 7 - 5399 - 3664 - 2

I. ①以…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4932 号

书 名 以貌娶人

作 者 李惟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杨 琴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杨 琴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664 - 2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恰似风流·1

第二章·普林斯顿博士“女友”·9

第三章·文物与人物·20

第四章·功夫“大师”·28

第五章·黑道之真林大自·37

第六章·不瞒你，很艰难·48

第七章·无处不相逢·59



番外·祭春风·77

第八章·问君风华·88

第九章·真相，又见真相·95

第十章·画虎难画骨·103

第十一章·苏大神，我想追求你·110

第十二章·过山车·126

第十三章·痞子少女·140

第十四章·要笑，请打报告·155

第十五章·自行车PK白林肯·166

第十六章·投资定律之猴子掷飞镖·175

第十七章·都不准，除了幸福·183

第十八章·男人间的狙杀·193

第十九章·不该对你的女人狠·207



第二十章·以貌娶人·221

尾声·颠三倒四·231

番外·蔷薇花事·233
后记·停在青萼花蕊上的蝴蝶·249



李杜易。李白的李，杜甫的杜，白居易的易。

花名册上的新生名单表，在老师拿到之前，已经被各位身着制服的男
生女生们先睹为快了。

入学第一天，李杜易有夺路而逃的冲动。他被围得不能动弹的姿势已
经维持了四小时又七分钟，除了机器人，他相信不会有其他人种能忍受这
样的待遇。

他的名字是很有个性没错，可名字是某人取的，他虽然不满一个人能
在三岁的“高龄”获得给他取名字的权利，但十九年来，无论他走到哪
儿，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能在第一时间引来女生的关注，证明这名字的效
用确实不凡。

若是按照他古龙迷的老爸最初的意见，给他取名叫李风流，或者按照
当时正在和老爸怄气的老妈的意见，给他取名叫李随便，恐怕虽有这张颇
讨好的脸孔，也会让初识的女生当场喷饭。

幸好在相持不下的争执中，穿着睡衣的三岁女娃娃出来建议，一句话
让爸妈目瞪口呆、心悦诚服，“就叫李杜易吧。李白的李，杜甫的杜，白居
易的易。”

当场全票通过。

这个女娃娃从她三岁、他零岁的第一件大事起，成为一家四口的智力



权威。她在四岁时独立决定了自己人生的两件大事：第一，她要改名跟妈妈姓，不叫李九州，改叫赫连九州，原因是“赫连”比“李”有个性；第二，她要改做男孩儿，因为男孩儿们在打雪仗时，女孩子只能帮忙做雪球儿。

果然，从那以后至今，赫连九州果断地开始留短发、着男装、学武术，经过几次辗转搬家，人们都只知道李淮远先生膝下二子，无女。

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缺失话语权的爸妈与他一起，三个人铤而走险，三个臭皮匠合谋，终于让她吃惊了这一次，也终于要吃不了兜着走。

学生会主席赫连九州在某咖啡厅相亲的传闻，几日之内传遍全校。人怕出名猪怕壮，绝不是真理，而是真理的N次方。

已经四小时又三十三分钟还无法用一句“无可奉告”突出重围的李杜易，终于在心里忏悔地认定了，自己对不起那个赐了自己一个好名字的女娃娃。

人群中突然一阵异动，女生男生们用带着惊羡的目光注视着走过来的身影。

李杜易却倒吸一口冷气，这绝不是他趁机开溜的好时候，因为一道视线正狠狠地锁定了他。

那个害他被株连的人到了。

那个让他胆寒之气从脚跟儿直升到发梢儿的人到了。

与此相比，刚才被围困的麻烦充其量只能称作是九牛一毛。不对，用词不当，但他的课业实在烂得很，暂且也只能这样形容了。

那人穿着普普通通的高领毛衣，身材修长但并不高大。双颊清艳，此刻眼底的积雪却似一种无形的威压，带着瑟瑟秋意掠过“他”凌厉的眉眼儿，大片火红的枫叶迅速低下头去，四周的秋霜山石仿佛立刻臣服于“他”倨傲的步伐之下。

赫连九州冷冷地环视四周一圈，人群立刻就安静了下来，那些撒娇的、向前拥挤的、大声喧哗的男生女生们，都不知不觉地收敛了轻狂的神态，一个男生还尴尬地理了理衣领。不知为何，每个被那眼神扫过的人，都感觉自己像被国王检阅的士兵一样，自知浅薄，不得不端然正色。

“你，跟我走。”赫连九州微微颌首示意。

李杜易在那积雪不化的注视下，心惊胆寒。这下，不是九牛一毛，而是九死一生了。

W 大校园偏僻一角。

“那个……那个曹子建不是说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吗？”亏李杜易还能拼命挤出这句抵死豆腐来。被众人团团围困，他还能保持帅哥的风度，但现在，他说话居然出现了间歇性的口吃，“你，你就不要太为难老弟我了……”

“说得好！”赫连九州表情平静难测。但李杜易知道，这世上恐怕没有比暴风雨前的平静更为可怕的东西了。

从今日的情形看，参考相处十九年的经验，此刻，“他”暂时保持的平静，恐怕是一个满得通体发胀的火药桶，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更大地爆发。

“相煎何太急？李杜易，你倒是告诉我，现在我们谁是始作俑者，谁是受害者？”一字一顿，寒气袭人。

“当然……当然，姐你是受害者。”李杜易赔笑。

下一秒，他便后悔这么快地答出了事实。

纤手化作魔爪，将他的脖子一把掐住。这可不是一般的魔爪，其气势之凌厉岂止令人闻风丧胆！

十九年的架不是白打的，空手道也不是白练的。现在自己犯下的过错，可不是一句谎话那么简单的。

李杜易突然怀疑，爸妈和自己当初怎么猪油蒙了心肝，没喝酒却壮出了胆量，竟合谋做出这样的事来？

“那个……咳！咳！你别真的杀了你疼了十九年的亲老弟……”李杜易一面在心里悔不当初，一面哀声求饶。

唯一庆幸的是，李杜易在长期被痛扁的经历中练就了很韦小宝的骨头，很小强的生命力，暂时不太可能被她一个不小心，真的就地正法。

极力将自己的脖子挤出魔爪，李杜易博取同情地卖力咳了几声，“咳！





咳！这……这不是我的错，是爸妈的意思。你都二十三岁了，还不谈恋爱，我们是好心给你安排……”

“啊……”李杜易的陈词突然被一声惨叫打断，一拳已经狠狠地捶在了他的背上。

赫连九州的拳只使出了五成功力，但愤怒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拳的力道，至少让李杜易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不敢坐任何有靠背的椅子。何其惨哉！

“李——杜——易。”火山终于再度爆发了，“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立场？我这二十多年遇到的麻烦还不够多吗？你们给我安排男人相亲，能找到什么样的男人？只能找到同性恋！”

“你和女人相亲，才叫同性恋……”

李杜易嘀咕了一声，立刻恐怖地发现对方又忍无可忍地扬起了拳头，吓得他情不自禁地又大叫一声，“啊……”

“赫连主席！”千钧一发的时刻，学生会的外联部部长飞奔过来，脚下的绿草们无限哀怨，被这位焦急的仁兄踩得东倒西歪，“出……出事了！”

“什么事？”赫连九州皱眉问。

“……”对方压低声音这般这般叙述道。

越往下听，赫连九州的眉头皱得越紧，脸色越难看。对方仿佛有些发毛，急忙干笑道：“就是这些了，你看怎么处理……”

赫连九州铁青着脸转身往教学楼走，树上一窝麻雀感觉到恶寒，虚弱地扑扑翅膀，一片树叶晃晃悠悠地落下来，砸在倒霉的李杜易头顶上。

樱花大道。

自行车飞驰，车后卷起盎然的秋意。

竟然有大胆的女生，带着巧克力找到了家里，赖在家中不走，让父母束手无策。这些年来，这类麻烦从没停止过。

赫连九州骑得格外地快，没有注意到狭窄的下坡路上有人。直到车与人近在咫尺，她才惊觉险情，猛地握下刹车。

一秒中之内，赫连九州发现自己做出了最错误的决定。下坡疾冲的速度根本无法控制，紧急刹车顿时使单车失去平衡，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已经和车一起被甩到路边。

狼狈地爬起来，摸摸摔疼的胳膊，好在赫连九州练过几天功夫，并未受伤。但路上刚下过一场秋雨，满身泥浆滑稽无比，让她素来的优雅荡然无存。

一旁被撞的受害者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无声无息地躺在路边，修长的白色身影纹丝不动。树梢还带着雨水，一滴滴落在白衬衣上。

“喂……”赫连九州惊骇地上前扳起那毫无知觉的肩膀，如果不是绸缎般的长发披在肩头，这样的身高还真会让人误会这个美女的性别。

呃……虽然听说过单车撞死老教授的先例，但那是因为九十岁高龄的老教授患有心脏病。现在这个人虽然满脸泥巴看不清容颜，但高高瘦瘦的分明很年轻，怎么会被撞一下就……

睫毛动了动，眸子缓缓睁开。满脸泥巴中那双眼睛却似水中洗过千次的弦月，任是无情，也清绝动人。

对方脸上头上都是泥，胳膊上也有擦伤，却虚弱地推开赫连九州放在她肩头的手，显然对陌生人的接触很排斥。

“对不起！”赫连九州镇定下来，有风度地道歉，“我的单车不小心撞到了你，你受伤了。”

“你走吧。”对方的话很简单，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平和。

“那你的伤怎么办？”

“这是我的事。”

自以为是！赫连九州当机立断地一把扶起不配合的伤者，放在自己的单车上，“我送你去医院。”

对方的眸子里掠过一抹诧异。

“刚才看你站起的姿势，凭多年打架的经验，就知道你脚扭了。女生长得像你这么高，摔跤更容易骨折。”赫连九州对着比自己还高半个头的女生，不容置疑地命令道，“你最好配合点，因为我赫连九州向来缺乏耐心。”





“不去医院，或者立刻放下我。”对方低声说完了这句话，就闭上了嘴，似乎不准备再说话。但不知为何就是令人相信，她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不去医院，还能在哪里处理伤口？赫连九州在心里骂道，存心和人为难！难道吃饭不去食堂，还去……

家里？赫连九州心里灵光一闪。的确，因为自己从小打架是家常便饭，老妈准备了简单的药箱，也会几乎推拿包扎之术。虽然这药箱派不上用场已经很多年了，但此刻应急，也未必不可！

骑着单车刚进社区，就觉得气氛不对，怎么物业门卫都暧昧地看着自己？赫连九州把单车在家门口停好，这才发现身旁有一辆“00”打头的黑色轿车。

一个胖司机满头大汗地跑过来，“赫连同学，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家小姐等了三个钟头了！”

赫连九州这才猛然想起，原来自己赶回家是处理麻烦来的。刚才变故突生，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真是祸不单行。

赫连九州头疼地把人扶进家里，一个清脆的女声迎了过来，“九州，你终于回来啦！”

娇小的女生，洋娃娃般的卷发，一种高干子女专有的优越感，使本来清秀的脸变得很难让人心生好感，这位就是追了赫连九州三年的宁晓芸。宁小姐本来高高兴兴地过来，一眼看到九州扶着人，立刻变了脸色，“这个女生是谁？”

“我需要向你汇报吗？”九州倨傲地瞟她一眼，径自向里走去。

宁晓芸委屈的眼泪在大眼睛里打转，大声道：“我从没对人这么好过！”

“宁小姐，”九州停下脚步，但并未转身，“你的好我心领了，现在请回去吧。”

空气里涌起寒流。

“九州，回来啦？”赫连蓉女士从内室出来，及时缓解了尴尬的氛围。一眼见到九州扶着异常高的女子，也有些诧异。

“妈，把她扶到我房间里去。”

“赫连九州！”宁晓芸冲上来，“这个丑八怪大个子到底是谁？她凭什么进你的房间？”

“宁大小姐，我想必须提醒你，”赫连九州注视着她因为嫉妒而不再美丽的脸，冷冷道：“一个淑女，不会毫无风度地闯进别人的住宅。你可以在自己家里任性妄为，但不表示你在别人家里也一样，虽然你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道理’两个字。”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宁晓芸委屈地哭泣道，“为什么？”

九州一时答不上话来。这个曾经娇媚的女生变得粗糙，也许是自己的罪过。除了让她死心，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救她。于是，九州用力搂住身旁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丑八怪”，一字一字清晰地说：“因为我已经有了女朋友了。”

宁晓芸睁大泪眼，怔了很久，终于哭着冲了出去，“赫连九州，我恨你！”

浑身酸痛，往沙发上一靠，赫连九州闭目养神。唉，今天是背运日吗？

一旁，正在接受治疗的人自始至终未发一言，似乎什么事也没有放在心上，倒是可爱的赫连蓉女士很不好意思地说：“九州这孩子做事毛毛躁躁的，看把你伤的。”

脚踝擦上了药酒，赫连妈妈又端来温热的清水，把那满是泥土的脸擦干净。等一张容颜从毛巾下露出来，赫连妈妈不由得吸了一口气。

“怎么了？”九州半天也没听到一点动静，抬起眼皮，见到可爱的赫连蓉女士愣愣地一动不动。难道这女生被摔毁容了？九州狐疑地快步绕到前面。

“你……”赫连九州的视线在对方脸上流连了几圈，一时间也说不出话来，不得不承认什么叫惊艳。

春哥当道的娱乐时代，女人长得中性并不稀罕，但真正的中性美，而且美得如此干净清爽的，就算在荧幕上也绝见不到的。

对方敛眉不语，似乎并不在意别人流连的目光。

“肩膀有没有受伤？”人真是视觉动物，大美人的肩上有一块泥巴，衣服也擦破了一个小洞，实在令人怜惜，赫连妈妈关心地问。





“没有。”对方的脸色似乎有些不自然。

赫连九州立刻识趣地说：“我先出去。”

“不必，我该走了。”美人站起身来。

赫连妈妈只当是女孩子羞涩，不敢让人检查肩上的伤势，赫连九州却瞄到了她长发覆盖的胸前。咦？身材不怎么样哦，太平公主一个，难怪如此敏感。

“你笑什么？”赫连妈妈奇怪地发现某人在笑。

“我心情好。”赫连九州自然不会告诉老妈，倾城美女身材也不过如此，自己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把人送到社区门口，九州道：“刚才冒犯了，谢谢你的配合。”

“我答应你。”

“什么？”九州不解。

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他们身边，车门打开，一个气质良好的男子下车来，先礼貌地向两人点头，然后恭敬地拉开后面的车门，“小姐，请上车。”

司机尚且如此有风度，她的家境，只怕比宁晓芸高了不止百倍。

“你刚才说的，”美人上车时，淡淡道，“和你交往。”

赫连九州顿时石化。

“老姐，我回来啦！”李杜易哼着歌正好回家，诧异地望着美人淡然上了车。车窗徐徐升起，把倾国美丽一寸寸收纳在了黑色里。在那一瞬间，李杜易突然失声道：“她……她……”

“回家！”赫连九州一把捂住他的嘴，把又犯了花痴病的小情圣往家里拖。

“哇……哇……”李杜易发出猛烈的挣扎和抗议。

等那辆黑车走远了，赫连九州才放开李杜易，“看到美女就这副德性，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我弟弟。”

“啊……”李杜易恐怖的叫声几乎要穿透整个小区，“那是……那是长乐集团的乐正云啊！”

普林斯顿博士“女友”

长乐集团在中国慈善企业榜上一直位居前几位，是少数能同时涉及房地产和金融业的民营资本，据说与政府高层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首任董事长乐正天是乐正家族几代人心中屹立不倒的神人，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装着整车的棉衣和棉鞋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的枪声炮火中淘到了第一桶金，被当时的报纸誉为爱国商人。现任董事长乐正端成清俊儒雅，其年仅二十五岁的女儿乐正云是国立 W 大学国际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据说貌美绝伦，学生时期便参加过全国创业投资大赛并获最高奖，毕业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归国，低调为人，公众无缘得见。

不知道该说李杜易的运气太好，还是运气太烂，根据他自己宣称，他曾经遇到过乐正云！

“四年前，我真的看到她了，虽然只是一个侧影。我听到那些保镖叫她乐正小姐，我一生也忘不了……”李杜易无数次强调，“就是在望山，在最美的太阳光下！她那天然的肌肤颜色绝不是粉可以涂出来的，那身段清雅高贵，美得天然，美得浑成……”

爱情让人变成诗人，暗恋让人变成现代诗人。

“嗯嗯。”赫连九州翻着漫画。

“啊——”恐怖的叫声几乎要掀掉屋顶，李杜易终于抓狂道，“你为什



么不帮我留住她？”

赫连九州白了他一眼，“留住她做什么？让美人欣赏你的男高音河东狮吼吗？会把人家吓晕过去的。”

赫连妈妈安慰情绪极其激动的儿子，“小易啊，这次虽然错过了，但不要气馁……多大的巧合都发生了，说明你们还有缘分，说不定还能见面呢。九州，你说是不是？”赫连妈妈直朝九州使眼色。

“是，是。”九州迭声道。

次日。

每天的道路都是旧的，每天脚印都是新的。

校园路上，赫连九州深深呼吸一口校园的湿润空气，伸了一个懒腰。

一阵柔软轻轻蹭着她的脚背，赫连九州低头看去，高傲的神情瞬间化为温柔，“又是你呀，大白灰。”灰白猫的身上粘了一片枯叶，嘴角还有一点湿湿的鱼汤残迹，看到老朋友，欢喜地喵呜一声，就地打了一个滚。

赫连九州蹲下身来，语气中带出一丝率性的天真，“哈哈，你长这么胖，下巴快掉到地上了！”

灰白猫本来舒服地舔着她的手背，很乖地歪起头来听她说话，却突然喵呜一声直起背来。不知何时，一双干干净净的球鞋站在一人一猫面前。

“早。”声音低磁悦耳，赫连九州仰脸看向来人，怔住了。

“真巧。”金色小道上白衣写意，只听对方淡淡道，“昨天忘了自我介绍，我复姓乐正，单名一个云字。”

千载难逢的，赫连九州也有了尴尬失语的时刻。半晌，她才站起来，“呃，幸会，乐正小姐。”

“我以前没有谈过恋爱，这是第一次。”乐正云认真地说，“我叫你九州，你就叫我云吧。”

赫连九州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

“我觉得……”她想说出“我不是真的要和你交往”，但要交往的话是自己说出口的，她总不能自相矛盾吧？美色当前，九州一边哀叹，一边在心里迅速想台词，“乐正小姐，你很高啊！”



“嗯。”乐正云应了一声。

“很多模特儿都没有你高。你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

“嗯。”

“我比你矮不下十公分，比你学历低，还比你小三岁，”赫连九州抓住话头，趁热打铁道，“你不觉得，我做你男朋友会让你丢脸？”

“不会。”乐正云简单地回答。

赫连九州没辙了，软的不行只有来硬的，她干笑道：“现在三高女性选男友的条件越来越宽容了。”

本以为自己踩到了对方的痛处，却听乐正云又淡淡应了一声。

这位财富帝国的千金是真笨还是假迟钝？赫连九州有种深深的无力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原来在报纸上看到长乐集团，我还以为你们的姓读‘乐（lè）正’，后来才知道是‘乐（yuè）正’，呵呵……”

“这个姓很早以前是写作‘月正’的。”乐正云点头，“我们的祖先是北魏时期的少数民族，后来才同化为汉族。”

好听的声音带着轻柔磁性，也许是这个角度看人的错觉，白衣清隽，如果对方是男生，也许——

九州猛地被自己的胡思乱想惊醒，抹去了刚才荒唐的感觉，又不知为何有些尴尬，只好装作看表，离上课还有一刻钟。

“走山路小道去教室，会快一些。”

“哪里的小路？”

“跟我来。”对方伸出手，赫连九州犹豫了一下，任那双修长的手握住自己的。

爬上一块大石，赫连九州只见乐正云脚下一块潮湿的青苔，不禁惊呼：“小心！”

话音刚落，乐正云只觉脚下一滑，身子向后仰去。

“喂！”赫连九州情急之下向前扑倒。

“呃……”痛得牙缝里抽出一丝冷气，赫连九州这才发现，这清瘦佳人好重。两人背靠背叠在一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乐正云从肉垫上挣扎而起，疾声问：“没事吧？”



“你……这么重啊？”九州咬牙爬起来，拍掉身上的青苔和树叶。

对方不由分说抬起她的胳膊，检查有无擦伤，关切焦急之情从那洗月的眸子里流露无余，一池春水涟漪层层。

“咳……”九州不自然地缩回胳膊，“我学过武功，不怕的。”

气氛一时有些暧昧，只有山风与松树的和鸣。

“晚上我请你吃饭，”乐正云的神色透出一丝暖意，“也见一见我的父亲。”

赫连九州大惊，但对方似乎并没有给她思考的时间，指着前面道：“第五教学楼到了，去上课吧，别迟到了。”

教室窗户蒙上了一层白雾水，朦朦胧胧。狮子座的女人，天生就适合用拳头而不是大脑思考问题，曾经一个空手道的学姐这样讲过。赫连九州本来十分自信自己是众生中的特例，但自从遇到乐正云，她的表现大失水准。

她给美女做“男朋友”？还见家长？只怕对方那温文尔雅的父亲知道了真相，会气晕过去。更夸张的是，现在的美女都这么主动的吗？

晚饭时间。

全家人听到“见父母”的消息，有十秒钟的集体沉默。突然，李杜易放下筷子大喊：“老姐，让我来帮你！”

李家父母面面相觑，只听李杜易激动地冲到赫连九州身边，“你忍心让大美人知道你是女人的真相，伤心欲绝吗？”

“……”

“你忍心让你亲爱的胞弟终身不得所爱，郁郁而终吗？”

“……”

“我和你从小穿一条裤子玩到大，咱俩谁跟谁？除了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乐正小姐看上了男版的你，其实……”李杜易大声地宣布真相，“就是看上了我！”

噗的一声，李爸爸的一口稀饭喷了出来。

“这是天赐的良缘！”一个结论再次得出。